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二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二

論語下之五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此一章書見論人者當觀其大節也子張曰士之為士貴在立身果於死生利害之關幽明始終之際實

心勘透不但可以驗學問之純亦可以徵品行之篤今之為士者若能見危難則委命以赴公家之急絕無瞻顧之心見財利則思義之當得與否絕無苟且之念至於祭祀則思敬以追遠而恪將其如在之誠居喪則思哀以慎終而極致其思慕之篤光明俊偉外行既極其剛方仁孝誠敬内行復極其愷摯其可謂之士也矣茲數者為士脩己之大閑可以對明廷而質寤寐亦國家取士之大法將以敦氣節而勵修

能若不務立乎其大徒拘拘於小廉曲謹之行是豈
可以衡量天下之士哉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此一章書見為學者存乎量之廣而志之堅也子張
曰理得乎心謂之德德必執而後有守執必宏而後
有成若使既執持其德而輕喜易足不復加以擴充
之功是能執而不能宏也理所當然謂之道道必信
而後無惑信必篤而後不移若使既信從乎道而銳

始怠終不復操以堅忍之志是能信而不能篤也夫不宏則所執者小而德無由以新不篤則所信者虚而道無由以進是人也將終無所成就有是人不足為當世重焉能為有無是人不足為當世輕又焉能為無乎盖為學之道知與行而已有所得而執之太狹則行未盡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知未深故學者能始事善於信終事善於執則知之真行之力卓然為斯世可有不可無之人而吾道庶幾其有托也否

則泛泛悠悠迄無成就亦何關於得失之數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此一章書見兩賢論交之異也昔子夏篤信謹守而於擇交也嚴子張才高意廣而於納交也泛是以兩賢論交所見遂各不同子夏之門人問交道於子張

子張曰汝師子夏云何門人對曰子夏曰其人有益於已是可者也則與之交其人無益於已是不可者也則拒絕之子夏之說如此子張曰子夏此言異乎吾平日之所聞吾聞君子之交於人之才德出衆者則尊禮之至於庸衆之人亦含容而不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嘉獎之至於不能之人亦矜憫而不絕此不特可者為君子之所與即不可者亦未嘗為君子之所拒也且吾反已而觀拒之之說無論我之賢

與不賢皆非可施之於交也我果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而何必拒人我果不賢與則人將先拒乎我而如之何其能拒人也蓋拒則隣於太廹容則幾於太濫得拒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刻得容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流交道庶其無弊哉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擇術之嚴也子夏曰道之散著於

天下者無窮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雖偏曲之小道其始皆由聖人之創造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以之濟民生而資世用未必無可觀者焉獨是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在百家衆技猶未可以相無而况聖賢治平之大畧乎茍推而極之天下國家之遠恐有窒而難通者矣是以君子以正心脩身為務使愈遠而愈通而於此小道有不為也盖惟有所不為斯無不可為

君子一身內而性命之微外而經綸之業體用全備徹始徹終雖至技能之末未嘗不可偶一試之然用心於其大者則大者舉而小者亦可不廢也故凡為君子者存乎其所用心爾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心學之功也子夏曰凡人之為學始患其因循而不求所未至繼患其怠棄而不守所已然若此者殆鶩乎學而未能好者也有能

於每日之中審乎已所從事而未有得者切切焉深以為念而知其所亡更於每月之中審乎已所從事而既有得者兢兢焉求以自持而無忘其所能夫知所亡則功愈進而日益無忘所能則德愈積而日新此非篤於向進者能之乎可謂好學也已蓋人有生之時皆學時也誠知日有所進月有所守以期無負此時則心常存而不放業日廣而有功古人所以務時敏惜寸隂不敢有一毫之間怠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求仁之實功也子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遂放逸而不存耳誠能於理之散著乎事物者博以學之使廣其聞見而且志之必篤不徒泛騖以求焉理之著乎日用者切以問之使得其周詳而又思之自近不為曠遠之謀焉之四者乃為學之事非求仁之事然仁人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今既用心於學問志思則心

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内者自熟矣雖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矣可見聖賢求仁之道不越乎心學者從事於仁亦純其心以求之可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一章書是見君子非學無以造道之極也子夏曰吾人凡有所為必志向有定功力克純而後可以獲效如百工各執一技若遷於異物而不專務其業則事何以成惟居於官府造作之肆耳目之所接在是

心思之所營在是故得盡巧盡力以成其事焉君子以道自命若奪於外誘而不專用其心則道何以致惟習乎窮理盡性之學一事之未知期於必知一事之未行期於必行故得日積月累以致其道焉蓋道不遠人原聽人之自致而天下不皆致道之人有學有不學故也苟欲求盡乎道之全體非實從事於學何由哉甚矣人之不可不務學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此一章書是子夏為文過者戒也子夏曰人非上聖孰能無過知其過而改之則不至終於過矣若小人之於過也明知有悖於理而徇於私欲不能遷善以自新復恐人之知其過則必曲為文飾以著其善而匿其非以為可掩人之耳目孰知其欲蓋而彌彰也可不以是為戒哉蓋君子有過寧人知之而不敢自欺以欺人故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而徒欺人以欺已故卒流而為惡信乎過之宜改不宜文

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此一章書是形容君子中和氣象也子夏曰君子盛德在躬容貌辭氣各當其可故相接之時其形於身者頃刻變異計之約畧有三方遠而望之手恭而足重儼然有威之可畏焉以貌若此宜不可得而親矣及近而即之心平而氣和則又見其温焉以色若此宜可得而親矣及聽其言也義正而詞嚴是是非非

確乎其不可易則又見其厲焉不滯於聲色不偏於剛柔此其所以為君子乎夫君子豈有心於變哉自望之即之聽之者則以為儼然而又温温而又厲在君子實不知其然而然也盖君子道全德備履中蹈和故其著為形容徽為詞氣俱有以協陰陽之極而備四時之宜誠中形外又何疑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事上使下之道也子夏曰
君子於君民之際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如勞
民之事本非民所樂為惟平日愛民之意實可質之
於民而民無不信我之愛然後不得已而勞其民則
民原其平日之愛皆知其出於不得已而無所怨矣
若使未信於民而勞之雖事之當勞而民不喻其心
則以為病己也諫君之言本非君所樂聞惟平日愛
君之意實可通之於君而君亦以是信我之愛然後

不得已而諫其君則君鑒其平日之愛深知其出於不得已而無所嫌矣若使未信於君而諫之雖事之當諫而君莫察其隱則以為謗已也夫必信而後勞信而後諫將未信而終不可勞終不可諫乎非也其有待於信者理也其無待於信者勢也為勞民諫君者計則無不當以信為歸若為所勞為所諫者趨事赴功乃其常分聽言納諫乃其正理又何容計及於信與未信之間也倘以民情未孚而公家急迫之役

亦寢而不舉君志未格而藎臣披瀝之言俱置焉莫告自古迄今有是理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此一章書言人當先立其大者也子夏曰吾人一身毋論大與小而莫不盡善者上也然或不能必於大德所在如君臣父子之倫進退出處之節咸各得其正而於當然之規矩無少踰焉則本原立矣其他動靜語默及凡事物細微皆小德耳雖偶有出入未盡

合理亦無害也若拘拘於小廉小節而於大者不無遺憾斯亦不足觀也已蓋觀人與治身之道不同觀人者務得其大治身者不遺乎小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正未可謹於大而忽於細也魏徵諫懐鷂程頤規折柳皆是此意蓋修身克已貴乎嚴密雖須臾之頃毫髪之微俱有不容放過處一或放過便虧欠本體缺陷工夫先儒曰克勤小物最難信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一章書見施教當有序也昔子夏以篤實自守故其教人先從下學切近處用功子游不知其意而譏之曰學有本有末務末而失本者非為學之要也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及應對與進退之間儀節詳習則誠有可觀矣抑此特小學之末節也其於大學

正心誠意之本務則無有如之何其可哉子夏聞之而歎曰噫言游過矣君子教人之道孰以為先而傳焉孰以為後而倦焉在教者之心固無不欲徧物而示之也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如草木之有大小其區類判然各别是以因材而授不能無分先後耳苟不量其造詣之淺深不問其功夫之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誣也彼灑掃應對小學之始事也正心誠意大

學之終事也合始終而一貫不俟積漸而遂極其至
者惟聖人為然若以此責之門人小子不失其序乎
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無大小則學不可馳騖而進
有大小則教不可凌躐而施故灑掃應對毋論理之
所難忽而亦事之所當先者與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此一章書見仕與學當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也子
夏曰仕要於稱職學主於進脩二者理實相資而事

期各盡當仕之時大君責其報政小民望其有為仕則有仕所應盡之職故凡仕者必先夙夜匪懈求不負乎君民之意自是而有餘力則益勵乃學以益其聞見而廸其才能庶幾更有裨於仕也若仕未優而學則於仕為曠官矣雖學亦何為乎當學之時致知以窮其原力行以踐其實學則有學所務盡之功故凡學者必先黽勉不遑務深造乎知行之極自是而有餘力則始出而仕以措其經綸而廣其利濟庶幾

得以展所學也若學未優而仕則於學為廢業矣雖仕亦奚益乎蓋學而後仕盡人知之既仕而猶不忘乎學則人所易忽也故子夏首為仕者告以仕而優則學夫已仕者尚不可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可仕明矣人主任官授職必得夫學而後仕仕不廢學之人而用之則道德之真儒經濟之實効庶幾兩得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一章書是子游示人以崇本之意也子游曰凡事文質相須而居喪尤人子之大節徒尚文而畧質失其實矣以吾觀之人子執親之喪但能於哀痛之誠致之以至乎其極如是而止安事文飾乎哉葢哀既有餘則禮雖不足無傷也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子游特為專事乎文者言耳豈真欲廢文也與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此一章書見子游規朋友之義也子游曰心馳於外者疎於内吾友張也有過高之才人所不能為者而張獨為之是為難能也然而少誠實則無以全乎心之德少惻怛則無以全乎愛之理其於仁則猶未也曷不反而圖乎切近者耶由此知求仁之道惟專事乎内者乃可有成若不事乎内而徒騖乎外雖功名甚盛文釆可觀亦君子之所不許也故學者以鞭辟近裡為喫緊工夫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此一章書是曾子救子張之失也曾子曰友所以輔仁然必以篤實為務者乃可相助有成若堂堂乎張也徒用心於威儀容貌之文而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蓋難與之共為仁矣夫仁本於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内者為足以幾之故從事於仁者寧内有餘而外不足勿外有餘而内不足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則聖人之論仁亦可知

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使人自識其良心之意曾子曰吾嘗聞之夫子人之一心本自真純惻怛苟能隨事盡心則心之所至力亦隨赴自有不容已者然人往往情遷物誘失其本心未有能自推致者也必也父母之喪乎蓋父母天性之戚而又當不幸大故居喪之時哀痛迫切發乎至情乃能内盡其誠外備其禮不

待勉強無少遺憾此良心發見至真至切固非情遷物誘所能奪也誠能即此心而推廣之人倫物理之間無一念之不實無一事之不盡親親仁民愛物隨處觸發隨處充滿雖仁育天下無難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引言孟莊子繼述之孝也莊子魯世卿名速其父孟獻子相魯有賢德曾子曰有家雖

與有國不同然其培養人材建立法度以為子孫之計其道則一吾嘗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死葬致愛致慤人猶可能也惟是獻子所用之臣皆賢臣所行之政皆善政莊子於父沒之後繼志述事畧無更改不敢適已自便樹私人以間老成作聰明以亂舊法世濟其美不忝前人是為難能也莊子之能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光纉先業者以此書曰人惟求舊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曾子之言豈但為

有家訓哉推而廣之治國平天下不外乎此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一章書是曾子教人恤刑之意陽膚曾子弟子士師治獄官名孟氏使陽膚為士師來問曾子蓋欲得明慎之要以求情法之平也曾子教之曰先王之世下之生業厚上之教化脩民既足於仰事俯育而又當仁漸義摩之後親遜成風雖刀不競此所以犯法

者寡漸至刑措不用也今也上失其教養之道一則饑寒所迫救死而不贍一則禮義消亡捍網而不知始也以上之失道至於民心離散不相顧恤繼也以民心離散至於忿爭傾奪告訐無已獄訟繁多因之而起為士師者苟得其犯法之情實則當原其所以致此之由縱不可曲法以庇民能勿惕然深省哀矜庶獄之不辜乎若以發奸摘伏沾沾自喜非仁人長者之用心也曾子之告陽膚如此雖然陽膚一士師

耳民之生死科條具在不得意為出入也獨計為民上者何以使百姓有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之事且使治獄之吏雖疾痛慘怛而束於文法莫可奈何何如使百姓豐衣足食向風從善自不犯法之為愈乎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一章書是子貢借紂以警戒後人之意子貢曰古

今言淫虐無道者莫過於紂以予觀之紂之不善殆不如言者之甚也蓋因紂當日為惡彰著故天下不善之名悉歸之譬如地形卑下之處衆水於此鍾聚雖欲卻之其道無由是以君子知上達之難下流之易時時省察在在制防誠恐忽不及持一陥身於下流則凡天下敗名失檢棄理畔義之事盡以歸之至於獨蒙惡聲不可解免亦其所處汙下有以致之使然也可見天下善惡兩途如氷炭之不相入茍以善

小而弗為以惡小而為之積而不返遂成不可復回之勢惟知之明斷之勇謹小慎微塞源拔本以入於堯舜之道不難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此一章書是子貢勸人改過遷善之意子貢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常人憚於改過一有乖違便多方掩飾惟恐人知是重其過也君子

有過不妨昭示於人絕不隱諱如日月之食焉分杪虧缺人皆得而見之及其知過即改亦如日月虧而復圓貞明之體容光必照人皆得而仰之也是以君子平時反身克己常求無過倘檢攝不到而有過未嘗不知知則必改以省察刻勵為先以因循隱蔽為戒如成湯之改過不吝子路之聞過則喜聖賢進德脩業未有不由此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一章書是子貢言孔子憲章文武之學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於天下事事物物博聞廣見無所不知果焉從受學而能之乎子貢曉之曰帝王之道備於文武其一代謨烈文章禮樂政教之類雖去今已遠猶未至墜落於地不可講求固在人也世有識見宏遠之賢者則能佩服考訂而識其大綱其

識見淺近而不賢者亦以傳聞習見而識其節目人之賢不賢雖不同而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吾夫子憲章文武故文武之道所在即夫子之學所在賢者識大即從而學其大者是謂夫子師賢可也不賢者識小則從而學其小者是謂夫子并師不賢亦可也而亦何常師之有哉此不獨紹文武之謨烈且接堯舜以來之心傳較之他人之學有定在師有常主者其大小遠近不侔矣書曰德無常師主善

為師以孔子生知之聖尚且問禮老聃問官郯子徵文考獻好古敏求無非博求義理之無窮以為折衷反約之本信乎為萬世聖學之模範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是子貢尊聖人之意叔孫武叔子服景伯

皆魯大夫昔孔子道大德全魯人莫或窺其底蘊一日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人皆稱仲尼為聖人以我觀之子貢之才辯博達殆更過於仲尼子服景伯聞此以告子貢子貢曰人之淺深固不可以懸望而決叔孫之言非但不知夫子並不知賜矣試以人所易曉者喻之其譬諸宮之有墻乎賜也造詣未深才識有限墻之高不過及肩凡室中所有一器一物有目者皆能循覽而得之若夫子之墻高至於數仞體

勢崇峻莫究莫殫苟非得其門而入焉則亦徒為面墻而已其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禮樂制度損益乎百王政事文章黼黻乎萬世又孰從而見之哉是則得夫子之門者或寡矣見賜易而見夫子難則必至輕視夫子而重視賜叔孫所云不亦宜乎子貢深折其儗人之失倫而更惜其所見之不遠也從來惟聖知聖若武叔者又烏足怪哉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一章書是子貢深責武叔之毀聖也叔孫武叔前言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復毀之子貢曰彼無用此為也人之分量不同或以流俗之毀謗而輕或更以流俗之謗毀而重仲尼則非流俗之可得而輕重者彼其道德高深冠絕千古固不可得而毀也蓋他人之賢者如丘陵然自平地觀之雖有差殊然其所至

尚未峻絶更有高乎此者則得而踰之矣至於仲尼如日月然萬物皆在其照臨之下孰得加於其上而踰越之乎縱有庸陋無識之人欲自棄絶於聖人之教然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日月高明之體必不能抑之使卑則於聖人曾何虧損祗見其不知分量於聖凡高下惛然莫辨徒為庸妄人耳子貢言此非徒戒其不當毀正明其毀之無益可謂曉之深而責之切矣夫道益高則謗益重聖人尚不能免况其他

乎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此一章書亦子貢知聖之深尊聖之至也昔孔子道大難名及門之士如陳子禽者雖親炙聖教尚未能

升堂入室一日謂子貢曰子於平日每尊崇仲尼以為不可及此特推遜其師為恭敬耳仲尼豈果賢於子乎子貢斥之曰子何言之過也夫君子一言而當即成其為知一言不當即成其為不知知與不知關係於一言之間言不可以不慎也子為此言亦不知之甚矣子之意豈以夫子為可及乎吾夫子聖由天縱道冠百王大而化聖而神有非思勉所能至者殆猶天之輕清成象不可以階梯之具攀躋而升也惟

夫子窮而在下故有非常之道德而不見其非常之事功使或得邦家而治之其過化存神之妙豈可意量哉是即所謂立之斯立愛養方施而民生已遂也道之斯行教化未遍而民性已復也綏之斯來一為撫循而遠至邇安也動之斯和一為鼓厲而時雍於變也其生也榮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死也哀遏密八音如喪考妣也其德化感人之速入人之深如此正如天之顯仁藏用萬物自生自成於其中而不知

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乎子之言亦不知之甚矣子貢之語子禽者雖未然之事然當時孔子相魯三月大治亦小試行道之端退而刪定六經修明先聖之道法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莫不備具後代帝王從之則治逆之則亂立道綏動之效傳之千萬世而無窮有天下者誠欲體堯蹈舜駕三代而軼漢唐舍誦法孔子其何道之從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此一章書是記者歷叙帝王相傳之道以見孔子與門人相授受者亦不外乎此也記者曰昔唐堯將禪位於虞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自古天位相傳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是謂歷數今爾德當天心天之歷數已屬爾身矣然天位維艱命不易保必有道以安天下之民而後克永享祿位爾宜廓然大公

心無偏倚凡萬幾之來因時順應皆以中道處之自始至終信能執守而不失焉則民心悦安而天禄可常保矣苟不能執中而凡事徇一已之偏則政乖民亂四海困窮而怨叛將作爾所受於天之禄位亦永終而不可復享矣可不戒哉其後虞舜禪位於夏禹亦以允執厥中命之其間雖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訓無稽勿聽勿詢勿庸之詞無非所以發明堯之一言非有異也夫以堯舜禹三大聖人其授受之際

叮嚀告戒不過如此則執中也者豈非萬世人君之標準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一節書是述湯告諸侯之辭也記者曰繼禹而膺歷數者商湯也湯既伐桀而作誥以告諸侯先述其初請命於帝而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黑色之

牡牲敢昭告於皇天后土之神令夏桀有罪已必討之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必用之而不蔽蓋其罪其賢皆簡閱在上帝之心已安敢違之而自任其私意乎予之初請命者如此令既為天子矣其責任尤有重焉者蓋天以萬方臣庶付之於我則朕躬若有過舉而得罪是已不能奉若天道而致之萬方小民何預焉若萬方臣庶得罪犯法是已所以表率撫馭者未得其道其罪無可諉矣爾諸侯其共

體之此湯告諸侯之辭也觀其請命之辭則伐桀之
舉出於天觀其告諸侯之詞見天下之責在於已承
天子民慄慄危懼視三聖之執中殆異世而同符也
與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
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此五節書皆述武王之事也記者曰繼湯而膺曆數

者周武王也武王初克商時即反紂之所為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然非人人而富之也惟有功德之善人則加厚而是富焉以示激勸其賞善之公如此當其伐紂之初誓師之詞有曰紂雖有至親億萬之多然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家臣子皆仁厚有德之人同心同德而可恃也是伐紂有必克之理矣今我既獲仁人若不往正其罪則百姓嗟怨歸罪於我之一身蓋謂百姓畏紂之虐

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其以除暴為已任如此又紂之時權量無凖法度咸隳百官不職武王既定天下於是取權之輕重量之大小皆謹而較之使歸中正之則而官府不得以侵漁民間不得以欺詐若禮樂制度凡可損可益可因可革者皆審而定之使合義理之當然有官職廢墜不舉者則重新修理使在官百職一時盡舉無復向日頹廢之患由是王章所布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無有壅

遏而不行者焉武王之以義正天下如此紂之時滅人之國絶人之世逸民播棄而不用武王方有天下封黄帝堯舜夏商之後於其國土已滅者則裂茅土以興之使享有國邑世系已絶者則取支庶以繼之使綿其宗祀又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賢人隱逸在下者則舉用焉使野無遺俊三者皆人心所欲也武王行之由是德意所被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無不傾心而歸向焉武王之以仁感天下如此至於加

意民事非獨一端而所尤重者則惟在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之三者故制田里以厚民生定為喪祭之禮以教民孝所以維人心而厚風俗也由武王之事觀之德澤周徧政教脩明無非表建中德而無負上天寵綏之命也其接堯舜禹湯之中統良有以夫

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一節書是統論帝王之道也記者既歴叙堯舜禹

湯文武之事因總論之曰二帝三王因時立政設施雖不同而為治之道不外寛信敏公四者人君以天下為量惟寛以有容而包涵無外則四海度内萬物一體衆莫不歸附之矣出治以至誠為本惟信以行政而内外如一則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民莫不倚仗之矣庶事所以叢脞者不能勵精圖治也惟勤敏而宵旰不遑則百度振舉所為有功矣人心所以乖違者不能虚衷順應也惟大公而好惡不作則舉措

合宜莫不悅服矣此四者帝王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治也夫分言之曰寬信敏公約言之不過一中而已有天下者執此中而不失以比隆於二帝三王也何難之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答子張問政之言以繼帝王之

統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為斯可以居位而從政矣孔子曰治道不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政有美而致治者五事誠能尊而行之則百姓蒙其福有惡而害治者四事誠能屏而絕之則百姓去其害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孔子曰凡施惠於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惠而不費有益於下而無損於上其為美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則勞而不怨既已勞民之力而

又不拂民之心其為美二也人心有所欲易至於貪君子未嘗無欲也而於已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欲而不貪其為美三也人志意舒泰易至於驕君子雖泰然自得也而無一毫驕傲之意其為美四也人以威臨民易至於猛君子雖有威可畏也而不至於猛厲而難堪其為美五也凡此五美皆為政者所當尊也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

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此一節書是詳五美之事也子張聞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曰何謂惠而不費孔子備舉而告之曰凡施惠而捐已之財則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君子因天下之利以利天下之民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但就百姓本然之生理為之區畫而已非分吾所有

以予民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則民必怨君子用民之力不奪民之時不興不急之務佚道使民又何得而怨之欲非其所當然則貪矣若仁覆天下之念不至無濟萬物其欲不止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者仁而得者即仁又焉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事之大小一惟臨之以敬謹而不敢有慢易之心則應務皆當而此心自安舒矣然本之兢業自持之内非侈然自放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君子端正其衣冠尊肅其瞻視儼然於上人自望而畏之非作威以加人也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夫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内外始終之道備矣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此一節書是詳四惡之事也子張又問曰何以謂之

四惡孔子曰為政欲民不為惡則當素敎之敎而不從乃可加刑茍不敎而遽殺其民則殘酷不仁而謂之虐凡有所興作則當先期告戒之使知奉行漸次整理乃可責其成功茍不戒而遽考其成功則急遽無漸而謂之暴凡有所徵求如賦稅興工聚衆之類必告戒諄切而後民知奉公若故意慢其令於前而刻期以急之於後是誤民而必刑之以罔害其民也則謂之賊至若有功當賞則斷然賞之而後足以勸

若均之以物與人也而於出此納彼之時遲回顧惜慳吝而不即予則是有司為人守財不敢自專之事而非為政之體人不競奮圖功矣四惡之實如此皆為政者所為屏也記者敘此以上繼帝王執中之治統孔子之為政從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聖學之始事也孔子曰脩身處

世之道固自多端然其要有三知命知禮知言而已蓋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有定命必知命而信之盡人事以聽天乃能為君子若不知命則不顧義理而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徒喪其守而陷於小人之歸矣何以為君子此命之不可不知也至於禮者可以消非僻之心振惰慢之氣知之則德性堅定威儀檢攝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耳目手足惶惑失措無以持身而自立矣此禮之不可不知也至於人之邪正

已之取舍係焉不可不知而其要在知言盖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即其言語之當否可以知其心術之邪正若不知言則邪正何由而辨無以知人而定取舍也此言之不可不知也論語以是終篇誠示人以脩已處世之要道必自知入矣盖惟精之功先於惟一格致之學先於誠正故朱子曰論輕重行為重論先後知為先譬如行路目先見而後足履之庶無冥行傾跌之患否則倀倀其何之矣奈何後之儒者混知

行為一途而不以講學明理為急務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三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李恩書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三

孟子上之一

孟子當戰國時憫教化衰微人心陷溺於是發明孔子之學以性善闢異端以王道黜功利進則告於列國諸侯退則與及門萬章公孫丑之徒反復論辨總不離乎仁義者是其道雖未大行而其教已被於天下後世故韓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書

凡七篇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一章書是言為人君者當躬行仁義也梁惠王名䓨本魏侯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因稱之曰梁惠王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人孟子因而見之蓋為行道計也惠王一見孟子因問之曰叟自鄒至梁遥遥千里乃不憚其遠而來者亦將有竒謀善策可以利寡人之國乎惠王此言

但知有利乃為巳之私也孟子對曰王誠有意治國何必以利為言哉亦有仁義而已矣仁以愛人則可以懐保四境義以制事則可以總理萬幾此乃求治之要道也柰何舍此而言利耶且王亦未知利之為害耳今王為一國之主乃大夫士庶人所則效也如王所重在利自籌曰何以利吾國此端一開人皆效尤彼大夫之有家者必籌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之有身者亦必籌曰何以利吾身為上者為利而謀取

乎下為下者為利而謀取乎上是上下交征也危亡之禍不從此而起乎將見萬乘之國或有弒其君者應非他人必是千乘之家以彼所利在萬故不得不弒也千乘之國或有弒其君者應非他人必是百乘之家以彼所利在千亦不得不弒也夫君有萬乘而臣取千焉君有千乘而臣取百焉以義揆之不為不多亦可以相安無事矣苟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知分誼之可安而惟貪肆之無已不至於弒其君

而盡奪之其心固未肎饜足也利之為害一至於此豈不甚可畏哉若所謂仁義似乎無益於國而其實未甞不利也嘗見不仁之人存心刻薄因而遺棄其親者有之若所好在仁則愛親之誠出乎天性未有仁而遺棄其親者也不義之人存心僭忒因而背慢其君者有之若所好在義則敬君之念盡其當然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人皆愛親人皆敬君則其利於國者莫大於此寧可舍此而言利耶今王誠欲為國

亦惟曰仁義以使人愛親敬君而已矣何必曰利徒啓人弒奪之心哉蓋戰國之時王道衰息因孔子既殁聖學不明故也一時遊說之徒皆以功利干進而當時之君亦習而好之自孟子願學孔子獨以仁義勉惠王而内聖外王之學遂大明於天下後世誠因此言而繹思之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一章書是欲為君者與民同樂之意孟子在梁時往見惠王適遇王立於沼上乃顧鴻鴈麋鹿問於孟

子曰賢德之君必勤於正務宵旦不遑如此臺池鳥獸亦以之為樂乎蓋惠王有慚愧之心謂賢者當不樂乎此也孟子對曰臺池鳥獸之樂人有同心必賢德之君使民安物阜愜息不聞而後可以常有此樂若不賢之君國亂民愁危亡將至雖有此必不能樂也所謂賢者如古之文王非乎大雅靈臺之詩曰文王始作靈臺之時方經之以審其位次營之以正其方向而庶民即相與攻治不日之間遂以告成文王

恐其勞民雖戒曰勿亟而庶民之踴躍而來者則如子之趨父事焉當臺之既成而其下則有囿文王時在靈囿則見麀鹿攸伏而不驚且濯濯而肥澤焉復見白鳥鶴鶴而鮮潔焉囿中有沼文王時在靈沼則見魚之跳躍充滿於沼之中焉詩言如此夫文王用民之力為臺為沼宜乎民勞而怨矣乃不以為勞而反歡樂之至稱其臺曰靈臺稱其沼曰靈沼若喜其速成而有神靈之助且樂其臺之下有麋鹿池之中

有魚鼈又若悅其美備而歎羨之深者其故何哉蓋由文王平日能愛養斯民使之飽食煖衣與民同樂故民皆愛戴乃得有此臺池鳥獸之樂也故曰賢者而後樂此若夫不賢者則觀於夏桀可知矣湯誓曰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有日日亡吾乃亡至是暴虐之甚民皆怨之曰此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是蓋欲其速亡也夫民而至欲與之速亡必平日不恤其民使之饑寒愁苦而無以自遂故民皆

怨之而欲其速亡也如此則雖有臺池鳥獸豈能晏然獨樂哉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王誠與民同樂則臺池鳥獸之樂亦何損於王哉古聖王遊觀之事凡以為民故文王視民如傷惠鮮懷保而臺池鳥獸愈可以徵盛徳焉若桀之瓊宮瑶臺亦惟桀愁築怨耳樂雖同而公私仁暴不同治亂興亡亦因之各異可勿辨與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内凶則移其

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盡心王道不宜以小惠自矜也

梁惠王語於孟子曰人君治國以民食為先尤以救

荒為急若寡人之治國於救荒之策可謂竭盡其心而無餘矣如河内凶荒則移其少壯者於河東使之就食其老弱不能移者則移河東之粟於河内以養之或河東凶荒其移民移粟亦如河内之事焉我之盡心固如此偏察鄰國之政如寡人之委曲周摯而用心者皆無之宜乎鄰國之民盡歸於寡人矣乃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其故何哉蓋惠王以移民移粟遂自矜盡心而不知非至善之策也孟

子乃設喻以曉之曰戰鬬之事王所素好請以戰為喻可乎夫戰之時兩軍對壘塡然鼓之而進勝負固未分也及兵刃既接勝者固勝而敗者則棄其甲胄曳其兵器而走焉方其既敗而走固未嘗自計其遠近也或有百步而止者或有五十步而止者此時五十步者遂笑百步者而以為怯彼笑者王以為宜乎否乎惠王曰不可五十步而止者亦但不至於百步耳遠近雖有不同其為走一也何得以近而笑遠哉

孟子乃因其明而通之曰王既知此此則小惠及民當無望其加多於鄰國矣葢治國貴乎足民移粟移民皆非足民之計王之盡心亦猶五十步之走耳欲民之多於鄰國不其難哉茍求其多惟力行王政而已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二節書言治國當以王道為急也孟子又曰治國以王政為本而王政以養民為先養民之物惟食與用而已如農時者五穀所自出也茍不奪其時耕耘

得以盡力則穀不可勝食也洿池者魚鼈所聚之處也如寛為滋息數罟不入其中則魚鼈不可勝食也山林者材木所生之地也如養其萌櫱斧斤以時而入則材木不可勝用也夫穀與魚鼈材木乃食用之物以為飲食宮室則可以養生以為祭祀棺槨則可以送死不勝食不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不足之憾也夫民至養生喪死皆無所憾則民心已得此王道之始事也而凡所以養之教之者可以次第而舉

矣每夫有五畝之宅而牆下則樹之以桑用以供蠶事而出絲帛則五十之非帛不煖者可以衣之而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用以蕃生育而裕烹飪則七十之非肉不飽者可以食之而飽矣至所授百畝之田勿奪其耕耘收穫之時則穀有所出而一家數口之衆可以贍養而無饑矣凡此皆養民之事而教民之事亦由是舉焉彼鄉學名為庠序所以教也而於此益謹飭焉務使入於正而弗納於邪

教之中特重孝弟各有義也而於此益申明焉務令本乎誠而不出於偽於是相觀而化無弗愛親敬長樂於代勞頒白之老者必不負戴於道路中矣此教民之事也夫教養兼行至於七十之老者衣帛食肉少壯之黎民不饑不寒則熙皥之風無弗歸向有不大一統而王者未之有也王道之成蓋如此權移小惠豈可即以為盡心耶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此一節書言弊政害民欲其力行王政以得民也孟子又曰王不盡心於王道而徒移民移粟遂咎夫民之不加多亦未思平日之所為何如耳盖王不行王政則民已無常產乃反畜養狗彘使食人之食而不愛惜檢制之是視民輕於物有以致民之死也迨既死而塗有餓莩又不知發倉廩而賑救之是視倉廩

重於民無以救民之死也至於人死則曰非我不盡心也歲凶害之也夫如是則與以兵刺人而殺之乃曰非我殺之而兵刃殺之也何以異耶盖兵雖殺人而其罪原不在兵民不加多而其罪亦不在歲王誠力行王道而無歸罪於歲則天下之民方且來歸之不遑豈但加多而已哉夫堯水湯旱天災流行古聖王未嘗無之但平日力行王政有備無患耳若彼權移小惠不過驩虞之術而況弗能徧耶此王霸之所

由分不可不辨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此一章書言虐政宜急去仁政宜急行也梁惠王因

孟子之言有感於心曰小惠原屬無益而王道在所當行夫子之教我誠至矣然而善政多端惟夫子盡言無隐寡人願安心受教焉孟子因其誠而設喻以問之曰殺人者或用梃杖或用兵刃二者有以異乎王曰器雖不同而致人之死則一無以異也孟子又曰殺人者或以兵刃或以虐政二者有以異乎王曰事雖不同而致人之死亦一無以異也惠王之明蓋已有可教矣孟子遂直言之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

虐政除然後仁政可舉令王厚歛於民而使庖有肥肉廐有肥馬在民則有饑餒之色在野則有餓死之人此何異於率獸而食人乎是虐政之害民正無異於梃刃之殺人也王亦知君國子民即為民之父母耶夫獸與獸相食人且見而惡之况人君為民父母而不免於率獸食人是有子民之責而為殘民之事惡在其為民父母乎昔仲尼有言曰始作木俑以從葬者其人不仁之甚殆無後乎仲尼之惡之也為其

象生人之形用之殉葬而涉於忍也夫象人未至於殺人仲尼猶且惡之况實以虐政殘民使之饑餓而死如之何其可哉蓋戰國之君奢侈無度凡厚歛於民者止供其庖肉廐馬之用而民因以饑餓而死故孟子以率獸食人為言正以侈心一啓而遂不免乎此也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夫非恤民保邦之本務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此一章書言王業有可圖私怨不必報也梁惠王本魏斯之後三分晉地故曰晉後遷於梁故曰梁因喪敗之後志圖報復乃問於孟子曰我晉國當先王之時地廣兵衆天下稱强叟之所素知也及傳至寡人之身東與齊戰敗績長子死焉西為秦人所侵喪失

河内外之地七百里南又為楚所辱是皆寡人不競以為我先人羞寡人竊恥之令欲為先人一洗其辱不知如何經畫而後可考惠王敗於三國皆其過舉乃猶不能自反而徒懐忿恨豈大勇所為哉孟子因對曰王以敗績之後國埶已促難於雪恥乎誠發奮為雄雖百里之地亦足致王於天下況以晉國之大獨不能一圖雪恥耶是在王加之意而已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此四節書是言仁政足以無敵也孟子又曰臣言百里可王者乃以仁政決之也王如施仁愛之政於民刑罰則省之用法常寛而不戕民命税斂則薄之取民有制而不朘民生務令春而深耕不妨其耕夏而

易耨不妨其耨又使民之壯者於閒暇之日講明孝悌忠信之理使入而在家以此理事其父兄出而在外以此理事其長上夫民衣食既足皆知禮義一旦有事必能親上死長有勇當先雖秦楚之大堅甲利兵之莫與敵者亦可使持梃而撻之况其他乎夫秦楚之堅甲利兵而謂可使制梃以撻之者盖以彼有可乘之隙也彼煩刑重斂行不仁之政則民務農之時彼奪之矣欲深耕易耨盡力農事以養其父母豈

可得哉至於父母凍餓而衣食不能給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不相保是在彼之民殆無異陷於井而溺於水也如是而王帥其師徒往正其罪彼積怨之民必樂歸於我又誰肯出力用命以與王師相敵哉故古語有云仁者無敵正言一行仁政則天下歸心而莫與之抗不在强弱大小也所謂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蓋以此王請勿疑於心斷然行之即以梁王可也何雪恥之足云戰國時兵戈相尋率皆復讐搆怨

而民不勝其苦故以愛民為念而教養兼施者則天下無敵焉以其仁也觀周以積德累仁而遂有國祚靈長之慶則創之與守總在乎仁而已矣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此一章書言一統之業在於仁也昔梁惠王之子襄王孟子嘗往見之以為行道計因其非有為之君乃

出而語人曰凡有為之主必表見於容貌詞氣之間可以一見而決當吾之見嗣王也始望之既不似人君之度及近而就之又不見有可畏者焉且卒然問曰今諸侯爭戰天下紛然將何所定吾對曰天下分為列國是以不定必歸於一統則干戈息而天下可定矣王又問今諸侯各為雄長孰能一統吾對曰列國攻伐相尋皆以嗜殺為事是以不能相一惟有以不忍為心而不嗜殺人者則天下歸誠自能一之矣

是知好生者天地之德則不嗜殺人非居中建極統一萬方之要道與

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此二節書言人君以好生為心則天下無不悅而歸

之也王又問曰今列國之民各統於其君受其禁制孰能舍彼歸此乎吾對曰天下雖大葢莫不歸於不嗜殺人之主也王知夫田間之苗乎至七八月之間時當亢旱則苗皆枯槁此正待雨以潤之也天乃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將見苗之枯槁者無不浡然興起矣苗之興也如是其孰得而止之乎夫民情猶物理也今夫天下之君職在牧民乃皆以爭鬬為事驅民於鋒鏑而不顧葢未有以仁愛為心而不嗜殺人者

也斯時也有一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願以為君亦如大旱之望雨矣望之誠切如是則來歸之勢自不容已殆猶水之就下沛然奔赴又孰能從而禦之哉所謂天下莫不與者蓋以此要之殺人之事不特戰鬬為然凡足以害民生者皆是也故古帝王仁昭德博而猶有饑寒由我之思夫亦善推此不嗜殺人之心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一章書是言為人君者當黜霸功而行王道也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一日問於孟子曰在昔五霸迭興惟齊桓晉文名為特盛心竊慕之其所行之事亦可得而聞之乎孟子對曰臣所學者仲尼也仲尼之徒以稱五霸為羞無有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

所傳焉因無所傳故臣亦未之聞此乃無可言者若必欲言之不已其惟有王天下之道乎此孟子欲以王道進齊王也王曰王天下者必有其德德何如則可以王天下矣孟子曰天為民而立之君舍民而求王不能也有能以仁心仁政保安其民則天下之民莫不愛戴以之致王自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此二節書言保民不外於一心也王曰保民者非大德不能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孟子對曰可王曰何由而知吾可以保民也孟子乃引事以証之曰王之臣有胡齕者臣嘗聞其言曰王一日坐於堂上

適有人牽牛而行過於堂之下王一見而遂問之曰牛將何所往牽牛者對曰新鑄之鐘必用牛血以塗其釁今有新鐘將殺此牛以釁之故牽以往也王曰其舍之吾不忍其恐懼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者然牽牛者曰王既不忍此牛則無從取血然則廢寢釁鐘之事乎王曰釁鐘亦國之正典何可廢也但以羊易之則鐘可釁而牛亦全矣臣聞胡齕之言如此不知果有此事乎王見孟子述胡齕之言皆一一相合

因直認之曰以羊易牛之事誠有之孟子見王有善心遂從而開導之曰王天下之道不必遠求止此不忍殺牛之心即可以惠懷萬民覆冒四海以之致王而無不足矣但百姓愚昧見王以羊易牛之事皆以王惜費而愛財惟臣則知王之心乃因牛觳觫之狀觸於目而感於心有所不忍而然也苟能因是心而擴充之則保民而王何難哉蓋不忍之心仁之端也因而充之則全體大用自然及於天下者廣入於天

下者深而天下歸仁矣故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

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以仁術導齊王也維時齊王一間

百姓皆以為愛之言乃曰然以羊易牛形迹之間似

乎吝惜誠有如百姓之議我者但我之心初不如是

齊雖褊小之國然一牛之費吾何愛焉止為牛觳觫

之狀若無罪而就死地甚為不忍故以羊易之耳此

豈百姓之所知哉孟子從而詰之曰百姓以王為愛

王無足怪異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其迹涉有可

疑王之心彼惡得而知之王果隱痛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其何所分别乎盖孟子欲王察識而自得其本心也而王不能自觧但笑曰當日以羊易牛之時誠何心哉及今思之我非愛惜其財而易之以羊者果何謂也自為之而且不能觧況百姓乎宜乎百姓之議我為愛也孟子乃從而觧之曰以小易大雖無觧於百姓而實則無傷也當王之不忍觳觫者乃王之仁也而釁鐘之典又不可

廢於是不得已而以羊易之是乃仁之術也何也牛已見而羊未見也既見牛則不忍之心已發未見羊則不忍之心未形於難處之中而為兩全之法此所以謂之仁術也若君子者豈非善於行仁者哉其於禽獸也見其平日之生即不忍見其死聞其哀死之聲即不忍食其肉是其仁也至禮不可廢而有不得不用者則身遠庖廚而不使接於見聞乃以養此不忍之心也王以羊易牛正是仁術即百姓以王為愛

何傷乎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

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此三節書是勉齊王奮發為仁之意宣王聞孟子之言而說曰詩小雅巧言之篇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而得之正夫子今日之謂也盖以羊易牛之事乃我

所行也及反而求之而所以易之之心竟不可得幸夫子以見牛未見羊之故言之於我始覺恍然及今我心猶有戚戚然不忍之意焉但此心甚微王道甚大夫子謂有合於王者果何在也此宣王雖有得於心而尚昧夫擴充之義孟子乃設喻以難之曰今有白於王者曰以我之力百鈞足以舉之而一羽則不能舉以我之明秋毫之末足以察之而輿薪則不能見在王亦信而許之乎王曰否夫人既能舉重豈不

能舉輕既能見小豈不能見大此不可許也孟子因
而曉之曰王如知此又何民之不能保耶盖人與物
迥乎不同而加恩則有難易之別今王以羊易牛恩
已足以及禽獸是能舉百鈞察秋毫也而保安之功
獨不至於百姓是不舉一羽不見輿薪也其故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者但不用力耳一用力則不難也
輿薪之不見但不用明耳一用明則不難也百姓之
不見保亦但不用恩耳一用恩則亦不難也夫既不

用恩以保民何以致王而不知茍一用恩初非難事也故王之不王乃能為而不為非欲為而不能也儻欲為之亦止此愛牛之心推廣之而已所謂是心足王者蓋以此也王又問曰夫子言不為與不能似有分别然其形狀果何以異乎孟子曰不為與不能之形可易見也如挾泰山之重以超北海之廣此乃天下必無之事茍以此而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非能為而不為也至於奉長者之命而折取草木之

枝此乃天下最易之事若以此而語人曰我不能是其不為之也非為之而不能也不為與不能之形有如此今王有不忍於牛之心即此推之自可保民而王然而不王者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實有不能是乃折枝之類亦但不為耳王可不因而自勉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此二節書言恩當推而心當度也孟子曰臣謂王之不王猶如折枝正以為之甚易耳如吾有父兄乃吾之老也於此盡其孝弟是老吾老而即推老老之心以及於人使人皆得老其老吾有子弟是吾之幼也於此盡其慈愛是幼吾幼而即推幼幼之心以及於

人使人皆得幼其幼舉天下之老老幼幼不過吾一人之心以推廣之則措諸一世者止如運於手掌之上有何難哉詩大雅思齊之篇云文王之德能刑法于寡妻因及于兄弟以御治于家邦蓋言文王齊家治國雖若甚難然不過舉斯不忍之心以加彼寡妻兄弟以及家邦而已夫存諸已者謂之心而施諸人者則謂之恩故為人君者誠能推此心以施恩於人則雖四海之大皆為吾所覆冒足以保之而無難茍

不推此心以施恩於人則雖妻子至近彼必不能得所亦不足以保之矣而況四海乎是故古帝王之豐功偉業所以大過於人者無他道也亦但親親而及於仁民仁民而及於愛物由此心而善推之其施為之間得其先後之序而已矣今恩足及禽獸而功乃不至於百姓則是先後無序與古人之善推所為者大相反矣獨何故與盖王亦未嘗取其心而度之耳從來物質不同莫能懸揣必用權而後知其輕重用

度而後知其長短凡物皆然未有任其差謬而不用權度者至於心則應事接物酬酢萬端其所關為尤甚焉蓋心無權度則是非利害之際顛倒錯亂非止一物之差謬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則不至於百姓王請度之不幾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反輕且短乎試於輕重長短之間一為較量則施恩必有序而百姓自當亟保矣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

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欲王自度其心而先代為之度也

孟子曰以王愛物之心甚於愛民而失其輕重長短者抑王欲興甲兵以示威置戰士武臣於危地因而結讐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茍以是為快是不忍於一牛者而獨忍於萬命何不取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此三者特以有大欲故不得不以此求之耳

孟子聞齊王大欲之言因探之曰王之所謂大欲者可使臣得而聞之與時齊王之大欲有難以語人者但笑而不言孟子乃試之曰王之大欲豈為肥甘之

美味不足適於口與輕煖之美衣不足適於體與抑為華采之美色不足於目之視與鼓吹之聲音不足於耳之聽與近習便嬖之人不足以使令於前與若止此數者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王之欲而不乏而王之所求者豈為是哉王曰否吾不為是而求也孟子曰王不為此而求則所謂大欲者可得而知矣殆欲土地令之開辟秦楚使之來朝臨莅中國安撫四夷成一統之盛而始遂所欲耳然有大過人之欲須

有大過人之為若止以興兵搆怨之為而求一統無外之欲是猶緣林木而求水中之魚也豈可得哉王亦可以自審矣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此一節書是孟子欲王反本也王曰興兵以求大欲雖未遽得豈至如縁木求魚之甚乎孟子曰是豈爲甚殆有甚於是者焉縁木求魚不過不得魚而已後日尚無災悔若以興兵之爲求一統之欲雖盡心竭力而爲之不惟無功而且召禍有必不可免者王曰所謂後必有災者可得聞之與孟子曰後災之說亦以天下之勢必之耳今如鄒人與楚人交戰以王揆

之則以為孰勝乎王曰楚人勝孟子曰鄒楚之不相敵者勢也王既知之則凡勝敗之形夫亦可以預定矣然則國土之小者固不可以敵國土之大人民之寡者固不可以敵人民之衆兵力之弱者固不可以敵兵力之强豈非昭然可見者哉今計海内之地為方千里者有九區焉齊國集合其地止有九區之一以九區之一而欲服海内之八以大小衆寡强弱之勢論之何異於鄒之敵楚耶此臣所謂後必有災也

王若求遂所欲慎不可以興兵構怨爲也葢亦反其本乎反本則不論勢而論理不以力而以德所欲者不求而自遂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此一節書言反本在於行仁也孟子曰所謂反本者

亦惟此不忍之仁而已今王發之於政者皆以施吾不忍之仁則仁恩所感皆歸心向化非有以使之而若或使之矣將見天下之仕者知王之朝可以行道皆欲立於王之朝天下之耕者知王之野可以安業皆欲耕於王之野爲商賈者知王之關市無征皆欲藏於王之市凡行旅者知王之道塗不滯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有苦其君之虐政而望王之救之者皆欲來赴王所而愬其苦是歸仁之誠出於心之同然

也其如是殆猶水之就下亦孰得而禁止之乎至此

則大欲可遂而無事與兵搆怨為矣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

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三節書言恒產之不可不制也齊王感於發政施仁之言請教於孟子曰致王之道誠不外於仁政但我智識昏昧不能遽進於此願夫子輔導吾志凡政之何以發仁之何以施明以教我我雖不敏未能行之盡善然請嘗試而為之以副夫子之教焉孟子乃指實之曰仁政先於保民保民先於制產盖產制而禮義自出此一定之理也若不假恒產而自有禮義

之恒心者惟勤學問知禮義之士人為能然若無知之民一無恒產無所依藉則未免為饑寒所迫而因無禮義之恒心矣茍無恒心則將不顧廉耻出於禮義之外凡放蕩偏辟邪枉淫侈之事無不為之矣及以此而陷於罪戾為人君者然後加以刑辟焉是欺民愚而以法罔之也焉有保民之仁人既在位而操得為之勢忍為此罔民之事乎是故仁人而在位即明君也知夫民無恒心由無恒產而以制民之產為

急焉度民分地計口授田必使仰足以事其父母而不憂貧俯足以畜其妻子而不苦乏歲之豐而樂也用度有餘可以終身飽煖年之凶歉也有備無患可以免於死亡此可謂有恒產矣然後驅策之以歸於善則心無苦累禮義自生其從善也自輕易而不難矣此所謂有恒產而有恒心故明君以制產為急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三節書言制民之產當有法乃可以保民而王也

孟子又曰明君制產其盡善既若此而今也則不然

產非不制也而古法不存迫呼日迫為之民者上旣不足以事其父母下又不足以畜其妻子雖豐樂之歲亦終身困苦一遇凶歉之年則輾轉流離不免死亡若此者雖皇皇救死尚恐不足安有暇日以講習禮義哉無恒產而無恒心所必然也王若惻然於心欲行仁政則何不反求其本而以制民恒產為急耶而制產則固有法矣一夫百畝之外又授地五畝以為之宅使樹桑牆下以供蠶事則絲帛不缺而五十

者可以衣帛而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而飽矣百畝之田勿奪其耕耨收穫之時八口之家可以食之而無饑餒矣此制恒產之法也於是設為庠序而謹慎其教又於教中特重孝弟而申明其義焉由是人知教化恒心以生愛敬之誠皆出於心之不自已將見尊長之勞皆樂於代任頒白之人必無負且戴於道路者矣夫制產有法以至老者衣帛食肉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饑不

寒知孝弟之義此即熙熙皡皡三代盛王之風也而謂不能王天下者未之或有臣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蓋以此也區區桓文之事何足道哉戰國之君皆爭圖霸功而不言王道蓋以王道為難行耳不知不忍之心人皆有之但即此一念之微而推恩於百姓初無難也孟子反覆開導在齊王雖迷而不悟然而立言切實確可施行非帝王治平之良法與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三